

文史通義卷第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州縣請立志科議

地志統部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和州志政略序例

和州志列傳總論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和州文徵序例

文史通義卷第七

外篇二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文史通義卷第八

外篇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修志十議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覆崔荊州書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

志序

書武功志後

書朝邑志後

書吳郡志後

書姑蘇志後

書灤志後

書靈壽縣志後

文史通義卷六

外篇一

會稽章學誠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檣杙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

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

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

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或曰封建罷爲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旣已不世其家卽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損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

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証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爲一矣其中辭命卽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卽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

秦誓乃附侯國之書

而春秋託

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尙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

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旣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爲政典而占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

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悞信之弊正恐不

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卽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對觀錄卷之六 大其寶一官之職不

或曰志旣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

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畧言之志旣倣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是宋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旣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旣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卽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卽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卽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

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史學論撰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尙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爲之故其道亦

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尙書而尙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尙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卽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

討論不具詳也

此乃附論
非言方志